



枫丹白露之泪

刘春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枫丹白露之泪

刘春梅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

# 枫丹白露之泪

缪塞、肖邦与乔治·桑

刘春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枫丹白露之泪：缪塞、肖邦与乔治·桑 / 刘春梅著 · 一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12

(大师与非凡女性)

ISBN 7-80050-974-5

I . 枫… II . 刘… III .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531 号

###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

## 枫丹白露之泪



---

著 者：刘春梅

策 划：于 新

责任编辑：程晓燕

封面设计：徐 豪

责任校对：海 荔

责任印制：水 东

---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100732)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星座文化艺术研究中心

印 刷：北京一〇一工厂

---

规 格：198mm × 123mm

印 张：9.25

插 页：4

字 数：174千字

版 次：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册

---

ISBN 7-80050-974-5/I · 109 定价：12.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年老的乔治·桑又来到阔别已久的枫丹白露森林。景色依旧，人却已在两个世界了。她慢慢地在树林里踱着步，来到了一座山丘前。几十年的沧桑改变了乔治·桑，但大自然的一切却不曾变，她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了过去的影子。她曾狂热地追求爱情，“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要么干脆如处女般生活下去。”是的，她全心全意地爱过，可最终得到了什么呢？但她不曾后悔，因为她爱过，真真切切地爱过；她活过，认认真真地活过。

# 总序

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永无止息地上演着一幕幕乏味难耐的庸人戏剧。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缺乏大师似乎也不再需要大师的时代，我们也禁不住偶尔将目光投向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大师。

我们很难同意卡莱尔所说的“历史不过是英雄们的传记”(在他眼中只有“英雄”，他把像但丁、莎士比亚这样的大师称为“作为诗人的英雄”)，因为我们在历史中不难看到，“英雄”的命运常常是悲剧性的，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果常常是“竖子成名”。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英雄和大师使本来可能是散漫的、杂乱无章的历史获得了某种意义，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取得胜利，他们令人惊异地在死后诞生。在他们的“失败”的映照下，成功的竖子们的蠢态和滑稽相活灵活现。他们给有心人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大师和英雄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此。

正如歌德所说，一位伟大作家的最终完成的作品就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任何一部具体的作品。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品都具有“自传”的性质，大师们都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自我阐释。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其生活的“另一半”，而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是其作品的“另一半”，这两者之间常常相互阐释、相互映衬，并最终‘融为一体。只关注其中一方面都可能导致对于大师及其作品的“一知半解”。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不少思想和文学艺术大师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实践往往与一个或几个具有非凡个性和才华的女性密切相关。在某种情况下，大师赏识或钟情的女性甚至比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更能给他以刻骨铭心的感受。在大师的头脑中，一个女性有时被放大、升华为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女神”形象，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个人命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歌德把他一生的经验概括为几句诗，作为《浮士德》的终曲：“一切逝去的，/不过是象征。……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女作家乔治·爱略特在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假定女人无一例外，都只有计算个位数的能力，她们的社会命运自然可以凭科学的精确性，给予统一的对待。可是她们尽管浅薄，其实仍然千差万别，与人们的想象大不一致。她们既不像女人的发型那样大同小异，也不像畅销的散文或韵文的言情小说那样千篇一律。在污浊

的池塘里的一群小鸭中间，偶尔也会出现一只小天鹅，它在那里落落寡合，觉得自己这类蹼足动物，无论如何没法生活在那样的水流中。”这段话是具有独特个性和非凡才华的乔治·爱略特的自白。

女性的美貌(人们通常认为这对于女性来说是最重要的)能强烈地吸引男性，但只有其出众的性格和才华才能真正征服男性。

以咒骂女性著称的哲学家尼采在结识一个名叫萨乐美的女子之后，对她的智慧和洞察力深深折服，说她“才智敏锐，仿佛鹰的视觉，她具有狮子般的勇气，却又是一个十分娇柔，几乎不会生活的孩子……”，著名诗人里尔克则对她倾诉道：“只有通过你，我才能接触人性，在你身上，人性向我转过脸来，感觉到我的存在，朝我呼吸；一旦离开你，我就背朝人性远去……”。这位奇女子碰巧具有惊人的美貌，但她的魅力却不在她的美貌而在于她的心智。相对于她的心智而言，她的美貌显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本套丛书谈到的所有“非凡女性”都是一些因其非凡的心智而使其外貌显得无关紧要的女子

屠格涅夫因对波利娜·维阿尔杜情有独钟而终生未娶。波利娜本人是一个据说长得“奇丑”(只是她的“丑”中透出一种奇特的“精神之美”)的女人。在屠格涅夫的生活中，曾经出现过数位倾慕于他的绝色佳人。

我们都听说过梅克夫人如何资助贫穷潦倒的柴柯夫斯基的故事，但柴柯夫斯基从梅克夫

人那里得到的，远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资助，而是生命的信念与灵感的源泉。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这样说道：“在漫长的旅程中，无论白昼与黑夜，我都带着你的歌，不息地歌唱。”柴科夫斯基一直想通过音乐来找到“自我”，他认定“生命就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对于“自我”，对于“光”的追求中，他感受到强烈的悲怆，然而他始终不懈地追求着，并一度从梅克夫人那里找到了“他”。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以大师与非凡女性的交往经历为切入点的专题传记文学丛书。这些大师都是我们熟悉的：尼采、里尔克、屠格涅夫、叶赛宁、肖邦、舒曼、李斯特、瓦格纳；这些书中谈及的“非凡女性”，有些是我们早已听说过的，如邓肯、乔治·桑、梅克夫人，有些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如莎乐美、卡洛琳公主、维阿尔杜夫人。但无论如何，这套书的主旨不是猎奇，不是对某些旧事“揭秘”，也不是以一种新的、体面的方式讲述陈旧庸俗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力图展示大师们是如何因结识具有非凡性格和才智的女性而找到他们的“自我”的，即如何成为他们自己的。

波德莱尔说过，阅读传记的过程本身是一种隐秘的自居和自赏。哪怕我们注定只能滞留在上演着庸人戏剧的舞台上，我们也能在阅读我们尊崇的人物的传记的时候忘掉身边的剧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分担着英雄和大师的苦痛和遗憾，我们分享着他们的胜利和荣耀。我们因此而明白我们正在过着的生活不仅不是唯

一的，而且是颇值得怀疑的。

大师是令人崇敬的，但并不是高不攀的。只要你深切地进入他的世界，只要你与他在某个僻静的地方相遇，而不是作为无数观众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员盲目地向他喝彩，他就会是和蔼可亲的，哪怕他本来是一个孤傲的人。在与变得和蔼可亲的大师相处，逐渐与他结成亲密关系的过程中，你也会感到自己与从前被自己埋没的那个你浑然不知的“自我”亲近起来。你身在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庸人舞台，但心已在“灯火阑珊处”与“他”（“他”既是某个大师，更是你的“自我”）会面。

我们相信，通过走进大师的世界，你将走向你自己的天地。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编委会



乔治·桑



肖 邦



肖 邦



乔治·桑



永恒之女性

引领我们上升

——歌德《浮士德》

# 目 录

引子	一个宜人的夏季	1
一	初涉文坛	2
二	波兰流亡者	17
三	枫丹白露之梦	27
四	意大利之旅	41
五	情悠悠何时了	53
六	幸福的日子	64
七	世纪儿的影子	77
八	婚姻风波	87
九	伤逝	100
十	西班牙之行	122
十一	爱情与友谊	134

十二 空想家的信徒与诗人	152
十三 万里无云的友谊	165
十四 亲人们	176
十五 不再有爱情的生活	188
十六 决裂	210
十七 革命中的人	225
十八 天才陨落	244
十九 昨日重现	258
附录一	272
附录二	276
附录三	278
附录四	283

## 引子 一个宜人的夏季

一八三〇年，法国诺昂庄园。

这是一个宜人的夏季早晨，晨光洒满大地，鸟儿欢唱，和煦的风拂面而来。在一片斑驳的树荫下，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斜倚在那里，若有所思。他长着一头漂亮的金色鬈发，身体纤弱，有着一种让人又爱又怜的气质。

远处，一群大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树荫下的年轻人突然眼光一亮，沿着草坪的小径上，一位夫人缓缓走来。她身材窈窕，浓密的黑发披在肩头，那双大大的、乌黑发亮的眼睛，使她夫人充满了活力。年轻人看得着了迷。他太专注了，以至于手里的书跌落在草地上也没有察觉。

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的法国作家于勒·桑多。而这位夫人，正是本书的女主人公，蜚声法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女作家乔治·桑。

## — 初涉文坛

“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纯朴而信任人的心仍然宁静、不能与经验共存的人性之爱尚在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候，没有遇见今日这样的于勒？而我现在年老体衰，红颜消逝，精疲力竭，却又在这感情热烈的年轻人身边……”

“走文学的路，我比任何时候更坚决。尽管有时候我在这条路上遇到一些讨厌的事情，尽管有时候慵倦和疲乏跑来中断我的写作，尽管我在此过着清贫的日子，我还是觉得我此后的生活充实。我有了目的，有了工作，还应该承认，有了激情。”

夏天是尽情享受的季节。音乐聚会、乡村舞会、打猎散步，每一种生活都悠闲自在。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于勒第一次和伙伴们到诺昂庄园做客。此时他十九岁，正在巴黎攻读法律。于勒身体孱弱，他不爱打猎，不爱凑热闹，所以每当朋友们外出游玩，他总是一个人躲到树荫下看书。其实与其说看书，还不如说他正在利用这些机会，悄悄观察奥洛尔（乔治·桑的原名）。——诺昂庄园的女主人。她那浓密的黑发、火辣辣的眼睛一开始就把他迷住了。

对尚未成熟的男孩子来说，爱情常常代之以对母亲的依恋。于勒·桑多也不例外。他才华横溢，却又多愁善感，内心强烈渴望一种母爱。他爱奥洛尔，正是因为她表现出来的刚强，他的软弱使他需要一个母性的爱人。

年轻于勒的心思当然逃不脱奥洛尔的眼睛。重要的是，她也被这个优雅的小伙子吸引了。他们的相遇使这种感情一拍即合。

于是，奥洛尔花园里的那片小树林里，经常会出现奥洛尔和于勒依依相恋的身影。就是在那里，他们第一次手牵手，毫不隐讳地互表爱意。有许多次，于勒或是顶着骄阳，或是冒着风雨，气喘咻咻地从拉夏特尔赶到这里。他在长椅上发现了她的书和头巾，可等她来到时，他却调皮地藏在邻近的一条小径上，但她发现了他的灰帽子和手杖。对于恋爱着的人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这是一段多么幸福的日子啊。他们时刻在互相想念，互相搜寻，一眼就能从人群中找到对